

# 感怀父亲

□ 解德辉

你是一片天  
广阔无垠  
你是一方地  
坚实厚重  
你是一座山峰  
伟岸挺拔  
你是一把撑开了的伞  
挡雨蔽日  
你是……

快到“父亲节”了  
天空有些阴沉  
悬浮着的几块黑云  
在缓缓游走  
傍晚时分  
还飘洒了些许雨丝  
一如我眼中流淌着的  
泪水……

父亲啊!  
你是儿子心中  
永远的思念  
永远的痛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我心口幽居……  
此时刻  
纵有万千言语  
想对你说  
却都噎在心头  
只有那一幅一幅  
鲜活的画面  
从我的记忆库里  
鱼跃不穷……  
我提起笔来  
想为你写点什么  
落下来的  
却只有  
一点一滴的  
泪珠,在聚集着  
放大着……

又快一年父亲节了,这勾起了我对九泉之下老父亲无尽的哀思。

2005年8月22日,我的父亲永远地闭上了他的双眼,没有留下一丝半语,就那样平静安详无声无息地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父亲是个历尽坎坷和磨难的人。经历了新旧社会交替,吃过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带给人们的幸福安康生活。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跟大多数的农民兄弟一样,离不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因为父亲知道这是他生存的根基。父亲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吃苦耐劳,耕耘不止。一个人一年要耕种30多亩贫瘠土地。在交口县贫困的大山沟里,父亲以超人的毅力,辛苦劳作,科学种植,让我家一年下来粮食堆山,收入颇丰。记得1975年,父亲上交国家公粮近万斤,还获得了交口县川口人民公社颁发的“上交国家公粮大户”奖状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父亲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父亲在我心中是一个伟大的人。虽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但他心中同样有自己的追求与梦想。小时家境贫寒,我的父亲七岁时被寄养给王家。寄人篱下的父亲吃苦耐劳,勤问好学,慢慢地认识了不少字,可以在村里当会计、

出纳和保管员。

父亲头脑聪明,好学善思,自己琢磨学会了做豆腐、做醋手工艺,还精通吊挂面手艺。吊挂面手艺堪称一绝,在远近十里八乡尽人皆知。父亲靠自己的手艺,辛勤劳动,使得我们家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好生活。早在20世纪70年代,家里就拥有了当时人人羡慕的飞鸽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红旗牌缝纫机和牡丹牌收音机“四大件”,这一点在当时许多农村家庭是无法相比的,这也是父亲一生值得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父亲的伟大还在于他赋予儿女无私的爱。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把父辈人无奈的缺憾寄托在儿女的身上,他没有豪言壮语,更无怨言怨语,只希望儿女好好学习,走出山里,报效国家,为父母增光添彩。父母在生养了我和妹妹之后再未生育,我比妹妹大一岁,两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一个年级。自幼目睹父母辛酸,我们俩刻苦求知,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靠父母的养育,国家的培养,自身的努力,1981年妹妹比我早一年考上了吕梁卫校。我有幸于1982年考上了吕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也许,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这小小的“吕梁师专”也不是什么名高校,但在20世纪80年代,“吕梁师专”在吕梁山上可是响当当的名字,因为它是吕梁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我一个黄毛小子能从那偏远的小山沟走出来,一夜之间由农民变为市民,由丑小鸭变为金凤凰,当上了堂堂的大学生,实现了老父亲最好最美的心愿。

父亲走了,离开人世15年了。这么多年来,我的生命里虽然少了一个无比牵挂的人,但父亲的影子,父亲那音容笑貌,早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只要生命不息,我就永远不会停止对父亲的那份深深的无尽的思念。



## 父亲的人缘

□ 韩长锦

我的家在农村,父亲是个守本分的农民,因为有点私塾的底子,所以当过几天私塾先生,在十里八村便以识多见广能说道而闻名,无论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红白喜事的都要请父亲到场,当支客做总管,他总能讨得主人满意。事毕,人家免不了要给他报酬,送些烟酒糕点之类的东西。因此,同样是种着几亩山坡地的人家,我家就显得殷实富足些,再加上母亲过日子的精打细算持家有方,在这个穷山村我家就算是个冒尖户了。

我家就因为这个冒了些尖,便招来一场横祸,一场天大的劫难。那是1947年,全国解放的前夕,那年冬季的一天,我和姐姐正在大街上玩耍,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气势汹汹地直奔我家,姐姐拽着我赶快往家跑,谁知刚到院门口,就见父亲被五花大绑由两个匪兵架着往外走,我与姐姐见状就哭着上前分别抱住父亲的两条腿,不让他们带走。父亲低头爱怜地看着我们姐弟俩说:“不要哭,爸爸去去就回来。”那些从院子里涌出来的凶神恶煞们不由分说地将我和姐姐与父亲硬性分开并拉扯到一边,推搡着父亲走远了。

我和姐姐哭着喊着追呀跑呀,眼看着父亲被土匪们架着越跑越远了,直到看不见人影,姐姐搂着我仍然向着那个方向站着看着,一动不动。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北风呼呼地吹,树枝冻得嘎巴嘎巴的直往下掉。也怪,我和姐姐却谁也没觉得冷,就那样傻傻地站着看着,似乎在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说不定爸爸还能从那个方向回来,就这样直到天黑妈妈来找我们,我们才无声地回了家。

第二天,村里有人来到我家,跟妈妈说,那边(指土匪住地)捎信来了,开价要50石粮食,限十天交齐,到时不交就要杀人。来人又悄悄告诉我:“大嫂不要着急,村里大伙儿正在想办法,尽全力先把大哥保释出来,免得受那个洋罪。”听了来人的话,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的心才稍许平静了些。我们这个村子不大,只有四十几户人家,那人走后不久,便有许多人一起来到我家,说了些安慰的话之后,他们就上路了。送走这群人后,妈妈对我们说,他们是代表全村前往土匪窝集体出“保”营救父亲去了。还别说,还是人多力量大,土匪也怕人心齐呀,还未到天黑爸爸果真被保释回来了。只是土匪依然咬着十天期限不放,如果十日内送不去粮食,就要再次抓人。

50石粮食绝不是个小数目,十天交齐谈何容易?那时我家全年也收不了十石粮食呀,哪里去筹集50石呢?父亲回家后满脸愁容坐卧不宁,从不吸烟的他,也不停地鼓起了妈妈的旱烟袋,呛得他一个劲地咳嗽。他愁,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更愁,担心父亲再一次被抓。正在一家人忧心忡忡抓耳挠腮一筹莫展之际,乡亲们又一个个来到我家,他们是来给我家报喜的,说大家已经把50石粮食凑齐了,从明天开始就给那帮“挨千刀”的送去。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如同满天的乌云一下子散去,父亲以及我们全家都感动得痛哭流涕,连声道谢,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齐跪下给乡亲们磕头。

父亲满眼含泪地记下了各家各户的借粮数字,然后抬起头大声地说:“乡亲们,我们全家忘不了大家的救命之恩,这些粮食我日后一定如数偿还。”第二年,我们这里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据说那些无恶不作的土匪都得到了应得的下场,真可谓是大快人心啊!可交去的粮食也早被他们挥霍殆尽,这笔账是无法与他们算了。我们全家迎着解放的阳光,在父亲的带领下,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终于还清了乡亲们的粮食,但乡亲们的情却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我们家世代代将永志不忘。

后来长大了,我才从这不幸的事件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若不是爸爸的人缘好,若不是我家的门风好,在那大难临头之际,会有全村的乡亲们一齐出动,冒着危险,出力出粮,为父亲解难,为我们家去灾吗?所以我们几个子女都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继承父辈的传统,把这淳朴的家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 父亲的“摊黄儿”

□ 薛锦红

“哎,等等!把‘摊黄儿’带上。”  
“这次就不带了,家里还有呢!”  
“带上么!”  
“不带了。上次带回去的还没有吃完呢!”  
“带上么!放到冰箱里慢慢吃!”

上个周日的下午,把孩子送返学校后,我和爱人再次来到父母的住处。晚上,在饱餐了父亲亲手做的地地道道民间风味食物“摊黄儿”后,我们准备返回县城。但在出门时,父亲突然叫住了我们,硬要将他花了一下午时间烙好的“摊黄儿”塞给我们。

而我,原本是不打算带的。一者是,家里确实还有上次带回去的没吃完的“摊黄儿”,家里两个孩子都住了校,食材消耗量实在微乎其微;再者是,当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后,我们的嘴巴也比较挑剔了,通常只喜欢吃现做的食物,经冰箱冷藏后二次加热的食物感觉口感不是非常好。于是便

一再推脱。

但是,经过几番拉锯式的“谈判”后,特别是父亲虽声音不是很高但却不由分说、没有商量余地的语气后,我们终于拗不过父亲的“执拗”。

“摊黄儿”,是清明节期间吕梁山特有的民间美食。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几十年来,我一直“坐享”父亲亲手做出来的美食,即便是成家立业之后。

前两年,在天津工作的弟弟有了孩子。去年冬天,为了照看弟弟尚未上学的小孩儿,父母双双远赴天津,帮弟弟家照看孩子。

今年的清明节,父母仍在天津,父亲的“摊黄儿”我没有吃上。清明期间,街上并不缺少叫作“摊黄儿”的东西,但是,为了迎合现代人味蕾而卖的“摊黄儿”添加了太多的辅料,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摊黄儿”的味道,食之无味。

“五一”期间,父母带着弟弟

的孩子从天津返回老家,回来避暑。不知源于何故,父母在返回老家后,竟然淘了十几斤做“摊黄儿”的黄豆,经过碾米、发面,地地道道的“摊黄儿”又成了我们姊妹几个的美食。

自从父母返回老家后,我与妻子再次恢复了双休日送孩子返校后到父母住处坐一坐的“流程”。上个周日的下午5点多,我和爱人再次到了父母的住处。在厨房里,我们看到了正在烙“摊黄儿”的父亲,也看到了已经烙好的摆了好几摞的“摊黄儿”,垂涎三尺,自不待言,迫不及待地洗洗手,狼吞虎咽地享受着又一个又一个美食。

原本,我们是想,现成吃几个就好啦,并没有打算“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正当我们准备动身离开时,父亲却“执拗”地一再要求我们把烙好的“摊黄儿”全部带上。

父亲的“执拗”,让我分明感觉到,父亲花费一下午的工夫坐

在灶台前所做的这几十个“摊黄儿”,就是为我们而做的。父亲的“执拗”,彻底颠覆了父亲几十年来留给我的原则性不强、你说咋就咋随和的印象。原来,在父亲的骨子里,深藏着一种含而不露的“执拗”,当他觉得某件事需要这样做时,就绝不会轻易更改。而这种“执拗”,隐藏着父亲对我们深沉的爱——把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譬如这“摊黄儿”。

我终于庆幸自己屈从了父亲的“执拗”,否则,便是辜负了年近七十岁的老父亲对儿子的这份“霸道”!

